



臺灣人的醫師--賴和

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

賴和本名賴癸河(也有一說為賴河)，臺灣彰化人，生於西元 1894 年，卒於西元 1943 年，年五十。曾用懶雲、甫三、安都生、灰、走街先等為筆名。祖父和父親皆為師公，年幼時曾接受傳統私塾教育，而有深厚的漢學基礎。西元 1909 年考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十三期，賴和思想受到許多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師長和同儕影響，當時校長為高木友枝，授課老師則有橫川定、崛內次雄等。高木校長有別於當時日本人以殖民者自居，他尊重臺灣文化，愛護學生，訓勉醫學生「成為醫師之前要先成為人」、「沒有完整的人格，則不能盡醫師的責務」。在賴和遺稿中「高木友枝先生」提到，高木校長每個禮拜會撥出時間教大家修身，分享他在生活中的見聞心得。同屆同學則有杜聰明、翁俊明和詹作州等人，而賴和也曾和杜聰明徒步從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走到賴和彰化老家，沿途拜訪校友，還約定每日都要寫一首詩，可見其在求學期間，便已有人文、文學涵養之傾注。

1914 年於醫學校畢業後，任職於嘉義醫院，但因其臺灣人身份而與當地日本醫師相處不愉快，遂於 1917 返回彰化開設「賴和醫院」。後有感於

日本人殖民的不公義，加之對當時五四運動後的「新中國」欽羨，1918年前往廈門博愛醫院任職。但此行所見卻與心中所想大有落差，寫下一詩「歸去來」以表失望。

宇宙浩浩無所窮，星球萬點實其中。精靈何處不可托，吾生乃墜忒利宮。
冥濛穢毒神所棄，復為擯之東亞東。西顧茫茫孤島峙，昂頭無隙見蒼穹。
擾擾中原方失鹿，未能一騎共馳逐。歐風美雨號文明，此身骯髒未由沐。
雄心鬱勃日無聊，坐羨交交鶯出谷。十年願望一朝償，塞翁所得原非福。
渡海聲名憶去年，春風美酒滿離筵。此行未是平生志，誤惹傍人艷羨仙。
酬世自知才幹拙，思鄉長為別情牽。一身淪落歸來日，松菊荒蕪世亦遷。
詩壇寂寞嘯霞死，風流太守長致仕。市人趨利日奔馳，故舊成金多得意。
鏡前自顧形影慚，出門總覺羞知己。飽來抱膝發狂吟，篋底殘篇閒自理。

1919年返回彰化行醫，1921年加入臺灣文化協會，成為臺中州的理事之一，1923年因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引發的「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」（簡稱治警事件）入獄，羈押二十來天後出獄，在此期間寫下許多漢詩，其中之一「出獄歸家」寫到

莽莽乾坤舉目非，此生拚與世相違。誰知到處人爭看，反似沙場戰勝歸。

可見其並不害怕日本人高壓態勢，認為其是凱旋歸來，也無怪他與一同出獄的夥伴，和一起接風的朋友在監獄門口合影留念。



圖說：治警事件後出獄的眾人，拍攝於賴和紀念館

1925年10月23日，彰化二林蔗農發起臺灣第一次農民運動，是為「二林事件」，賴和為此發表第一首新詩「覺悟下的犧牲『寄二林的同志』」，之後於1926年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「鬥鬧熱」，並與同年擔任臺灣民報文藝欄編輯，陸續發表臺灣新文學的創作和政治理念，秉持白話、在地化、我手寫我口等原則，表達臺灣知識份子的社會關懷、抗日本殖民精神與文化啟蒙等理念，其中還挺拔了楊逵、楊守愚、葉石濤、吳濁流、呂赫若等新進，使他被後世尊稱為「臺灣新文學之父」。

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，賴和擔任新臺灣文化協會的臨時中央委員，以及臺灣民眾黨的彰化支部委員。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當天，

遭日方傳喚監禁，繫獄四十多天後出獄，身心皆受極大影響，於 1943 年因心臟病過世。

賴和的成就體現在醫療、文學和政治三個方面：醫療方面，賴和盡心為人服務，時常坐著人力車穿梭大街小巷替人治病，被當時人稱為「走街仔仙」。而他也熱於替窮人服務，時常讓人賒帳，到年關將近時在將借據燒毀，並稱自己已忘記，不求回報之餘也保護窮人的尊嚴，於是被後人稱為「彰化媽祖」。

文學上賴和早年以漢詩為主，1925 年以後開始創作新詩、白話小說，秉持「我手寫我口」，可見許多閩南語詞在其文字中。而內容多反應日本殖民政府蠻橫跋扈的統治態度，同時反省臺灣人善良膽怯的性格，以及讚許知識份子伸張正義、反壓迫的精神。現今在彰化八卦山有一幅刻撰賴和作品「前進」的巨大詩牆，內容則是賴和勉勵當時知識份子「黑暗即將消失，光明就在不遠的前方」。

在一個沒有星亮的晚上，駭人的黑暗籠罩著四方
有一對孤獨相依的夥伴，走在未知的道路上
不知站立的是什麼地方，不知什麼是方向
他們並不驚慌，因為有種直覺在呼喚

就是前進，朝著那未知的前方
不停地前進，為實現我們的願望

路上也許有荊棘，有暴風雨，但是我不怕
只要並肩同行，一起前進，就會有力量
他倆沒有希求光明的意識，或得到自由的奢望
因為黑暗是如此濃烈，所以眼前就是方向
路上佈滿了石塊，泥澤，和水窪
但是比起身後的絕望，往前進就不值得害怕

讓我們前進，眼前的黑暗就是方向
勇敢的前進，因為前進才有希望
盡頭總會天亮，我們總有一天會到達
我們要互相提攜，互相信賴，幸福就在前方
在夢境的邊際，黑暗的邊境，彷彿透出了一些光
睜開眼睛，看見了眼前前進的方向
他不自禁的走去卻忘了同伴落在後方
他大聲的呼喚，光明就在前方
快來跟上！快來跟上！快來跟上！

還是要前進，即使失去了夥伴，努力前進，即使路途孤單

前進才有光亮，才有方向，才会有希望
夥伴們快點跟上一起前進，就會有力量，

前進才有光亮，才有方向，才会有希望
夥伴們快點跟上一起前進，就會有力量



圖說：賴和詩牆，拍攝於彰化八卦山

政治方面，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，原來的會員林獻堂、蔣渭水、蔡培火等人退出，並改創「臺灣民眾黨」，原來的協會則由連溫卿、王敏川等人作為新的領導人，而賴和此時則擔任臨時中央委員，也因此許多人認為賴和是左派的社會主義份子，日後國民黨政府還曾將其移出忠烈祠。然而，賴和在臺灣文化協會時常擔任中間派的角色，居中調解左右兩派人馬的意見，在賴和擔任臺灣文化協會的臨時中央委員時，同時也是臺灣民眾黨的彰化支部委員，避免雙方人馬內部的分裂，被國立成功大學的林瑞明教授定位為「中間地帶的意見領袖」。

臺灣在這幾年交通和醫療體系的變革下，賴和這種穿梭大街小巷的小鎮醫師已十分少見，但在看似健全的醫療體系下，也有嚴重的地區落差和

各自延伸問題：偏鄉地區缺乏資源；都會地區看診過於迅速。現今醫療發展遠勝於賴和當時，但卻不見新一代「彰化媽祖」的美名於現今，現在的醫療和健保體系無疑地訓練出許多優秀傑出的醫療人員。但在高效、省預算的經濟原則下，有多少醫師會願意在病榻旁堅定陪伴著病患，給予的不只是精確有效的醫療，而是面對治療和病痛的勇氣，或是共同承擔即將來臨的死亡。高木友枝校長曾說「成為醫師之前要先成為人」，如果一位醫師不懂身為一個人，在面對自己或是親友的病痛時的痛苦和悲傷，那他最多也只是一位醫匠，隱沒於繁瑣的醫療行為上。

此外，賴和提拔後進的精神也使人敬佩，當時許多政治和文學作家，時常進出賴和醫院，而賴和也不吝於金援他們，而在賴和擔任臺灣民報文藝欄編輯時，也讓許多作家有發表作品的機會。正如黑格爾所說：「我妄想自己能站在好位置以窺探智慧，但同時也害怕擋住身後的人。」，作家葉石濤在「沒有土地，哪有文學？」一文中提到，賴和的作品雖然稱不上最佳，但因其開創性，同時描述在那時臺灣土地上人民被壓迫和知識份子的奮起抵抗，更重要的是他提拔諸多後進，使得這種風骨得以持續，並內化成臺灣作家的精神而持續至今。

在當時日本殖民政策的導向下，臺灣的知識份子多半選擇醫師或是老師為職業。當時的總督府醫學校，不僅集中了頂尖的醫學人才，更是身負

臺灣頂尖知識份子的教育責任。照理來說，臺灣是位於遙遠南方的小島，島上瘴癘叢生，許多日本醫師都是避之唯恐不及，然而臺灣醫學教育似乎受到了恩賜，從山口秀高、高木友枝、堀內次雄....等傑出校長，又或是優秀的教授講師，如：金關丈夫、橫川定....等。這些偉人帶來不僅是頂尖的醫學教育，還有不同於當時日本殖民者的高姿態，他們帶來的是尊重理解臺灣文化，並重視人格和哲思教育，滋養了臺灣那時的知識份子，培養出杜聰明、賴和、蔣渭水、張七郎.....等不勝枚舉的優秀人才。而這種精神凸顯了臺大醫學系的歷史，與臺灣的歷史脈絡緊緊相依，如今這火炬傳遞到我面前，我有多少能力承擔？我能做的或許只有持續努力，期許自己在不久的將來接下火把，並傳遞給下一代的優秀青年。